

荒火

谷博文 / 著

HUANG HUO

没有轰轰烈烈的战役和叱咤风云的英雄，但普通百姓中也时刻隐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。

给你身临其境般的**东北民情体验**！带你近距离接触**平民百姓火一样的抗日热情**！还你一段名为《荒火》的传奇岁月！

比《虎贲》更**炫**！比《亮剑》更**燃**！比《弹痕》更**热**！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蕉心

谷博文／著



大衆

北方文藝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荒火 / 谷博文著. -- 哈尔滨 : 北方文艺出版社,
2015.6

ISBN 978-7-5317-3473-4

I. ①荒… II. ①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43127 号

荒 火

作 者 / 谷博文

封面题字 / 佟 强

责任编辑 / 聂元元 卢红岭

封面设计 / 锦色书装工作室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网 址 / www.bfwy.com

邮 编 / 150080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地 址 /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

印 刷 /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10×1000 1/16

字 数 / 360 千

印 张 / 25

版 次 / 2015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3473-4

定 价 / 42.00 元

向坚持致敬

——长篇小说《荒火》序

因为工作在作协，偶尔会有错误信任我的作家在出版新作的时候，对我萌生出写序的要求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我都扭捏得像个孩子。

我的真实身份也是作者，不是评论家和文学理论家，也是或者只能以读者的眼光来阅读作品，把自己的观感在一部作品前“定位”似的交代给其他读者，感觉自己一直都没有准备好。只是，从职责的立场，自己又有义务为作家和作品做好服务。还好，一部好的作品，并不需要鼓噪与友情的策应，不需要使用外部声音把它丰满起来。因此，我说我的，您看他的。

《荒火》这样一部书，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出版，意义不言自明。作品写了一段历史、一种信仰和一种抗侮不屈的民族精神，用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特殊情感，记录、描摹了先辈的苦难和光荣，以及对历史淹没的追思。

这是一部满是正能量的作品。小说中没有轰轰烈烈的战役和叱咤风云的英雄，但在对平常人的塑造中，时刻隐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。农家少女、土匪的情人、打家劫舍的胡子、做日本人翻译的知识分子、医术精湛的老中医、世故的小商人，虽然有各自不同的际遇，选择着不同的生活道路，甚至有着各自皮袍下的“小”，但是在面对入侵和凌辱时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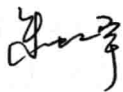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同仇敌忾。因此，尽管只是一些家长里短的水滴，汇成的是一股民族气节的涌泉。

这是一部根植沃土、地气十足又不乏文学性的作品。小说以抗战后期最底层普通群众的战斗、生活为主体，细腻而不显乏味；以尊重史实为主基调，复古又不泥古；以朴实的东北语言为主要表现形式，通俗却不低俗。作品弘扬大气节少见造作之势、塑造普通人不失荡气回肠，虽然呈现的只是东北一个小县城的抗日斗争故事，却给人以窥斑见豹之感，传递出中华民族保家卫国的决心和勇气。

这是一部贴近史实、扎根群众的作品。小说叙事的主脉，绝大部分是按照故事发生地的《泰安县志》记载的重大事件加工凝练而成，在文学性之外，兼有历史研究价值。在此基础上，小说人物就地取材，事件因地制宜，鲜明的人物性格、生动的故事编织，让作品有了更多的真实、亲切之感。同时，小说用大量的“闲笔”，叙写殡葬文化、萨满文化、戏曲文化、中医文化等东北地域民俗，这些负责任的记录，增添了整部作品的厚重感。

对于一个作协工作者来说、对于一个习惯“用减法写小说”的作者来说，面对《荒火》的态度不只是应当爱护，首先应当折服。抛开《荒火》的社会意义，作家薄雯坚持三十年业余文学创作，并捧出了这样一部耐读的作品，值得尊重。

写作并不简单。我也因此尊重所有写作的人，尊重所有坚持写作的人。有时坚持就是一种值得我们尊敬的品质。



2015年5月31日

（作者系齐齐哈尔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、作家协会主席）

楔 子

这是一段尘封的记忆，其中，有一种厚重的凝聚。这凝聚源自一种民族的魂灵，这凝聚也是执着信仰的源泉。

你活你的，我过我的，这是平常人的思维。当国家的躯体遭受凌辱，无论什么人，无论什么状态，无论是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，所有人想的都是保卫国土的完整和民族的尊严，因为咱们都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人。

北方的一个县，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演绎了一段值得铭记的历史。熊熊的荒火点燃了人们的希望，饱受磨难的人们不屈地抗争着，故事从一个小村庄开始了……

伪满康德十一年（公元1944年）秋天，狂风肆虐地撕咬着万物。仿佛一夜间，生机泯灭了，整个世界变成了一片惨黄。阴霾笼罩大地，压得人透不过气来。

杜家围子是个不到两百户人家的小屯子。除了大地主杜文元家的四个角带炮台的院落外，全屯子找不着第二个有院套儿的人家。

屯西头有三间朝阳的大草房，草房西面的四间马棚现在也住着人，四间马棚住着三户人家。正房住着大地主杜文元的亲家李满堂，全屯子人都叫他李大善人。北屋住着刘寡妇领着两个孩子。挨着刘家是三家共用的厨房，南面腰屋住着范驹巴一家五口。都说这驹巴随根儿，范驹巴的老妈三十多岁就开始喘，眼下六十岁的她喘得更厉害了。她的儿子二十多岁时患了一场感冒后，也落下了哮喘的病根儿，一天到晚一点力气活干不了，只能靠给杜文元家打更、喂马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。住在最南屋的王家，户主王老大身强力壮。过去他的家业也算殷实，娶的是张花牛屯刘老爷家的老闺女刘慧娴，日子本来过得不错。可王老大总觉得日子过得不如老丈人儿家，就有些抬不起头来。急着挣钱的王老大迷上了耍钱，不到两年，房子、牲口就全输光了，他只好领着媳妇儿和仨闺女、一个小蛋子住进了马棚。

天刚蒙蒙亮，王老大家的大丫头王淑清就起来了。这些日子，整个杜家围子在闹瘟疫，半个多月就死了二十多口人。范驹巴的老妈，没有一回伤风感冒摊不上的，也不知道是摊上这堡子克山病了，还是老病加

重了，昨晚儿上不来气，“嗷嗷”地喊了一宿。王老大的媳妇刘慧娴本来就身子弱，加上天气突然转凉，虽然还没上冻，西北风却直门儿往人的骨头缝儿里钻。昨天晚上做好饭，她一口没吃就躺下了。淑清知道妈妈非常刚强，只要能挺住，她是不会这样的。王老大出去看小牌儿一宿没回来。家境的败落，让十五岁的王淑清早早就立事了。她悄悄地抱回了两捆苞米秆儿，生火烧了半锅水。

突然，淑清听见二妹妹珍珠和小妹妹玛瑙不是好声地叫，她赶紧把苞米秆儿往灶坑里添了添，急忙跑进里屋。洁净的小屋内除了几床被子和一个大柜子外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

炕头上，妈妈抽搐着缩成一团，十二岁的珍珠和五岁的玛瑙大声地哭喊着，七岁的小弟弟福临傻了似的看着，淑清奔过去大声地呼喊着妈妈。足有半袋烟的工夫妈妈终于醒了，她瑟瑟地抖着，脸上没有一丝血色，有气无力、断断续续地说道：“淑清，快给你姥姥家送信，就说妈不行了。”

淑清从柜盖上拿起一个粗瓷大碗，跑到厨房里舀来半碗热水，告诉珍珠慢慢地给妈妈喂点儿，说着冲出房门，去找给杜家扛活的二叔。王老二是王家哥仨中最忠厚、最守铺儿（守规矩）^①的，家穷说不上媳妇，就给大地主杜文元家扛长活。他的工作就是做饭，王老二很有眼力见儿，看到零碎活就伸手，杜家上上下下三十来口人没有不说他好的。王家人都很守规矩，没事儿很少到杜家来，怕的是人家丢点什么受嫌疑。

看见大侄女儿突然到来，王老二就知道家里一定出事儿了。

“二叔，我妈病了，八成是摊上这垡子克山病了，我爸耍钱一宿没回来。我妈好像不行了，她让给我姥姥家送个儿信儿。你看咋办？”淑清姑娘哭着说。

王老二的眉头皱起来了，嘟囔道：“这不扯呢吗？”语气充满了埋怨，不知道是埋怨这烦人的克山病，还是埋怨没有正事儿的大哥。

“老东家起来了吗？”王老二走出伙房来到院子里，看见半拉子拴柱儿从上屋拎着夜壶走出来，忙问道。

① 本书故事发生在黑龙江省的一个小县城，故而人物语言以东北方言为主，具有典型的东北特色。由于某些方言过于口语化，没有对应的规范书面语，只能以意译的方式进行表示。在保持本书特色前提下，编者以（ ）的方式进行随文注释，以便于读者阅读理解。

“刚起来，正和大少爷合计割谷子的事儿呢。”眇目糊拉瞎的拴柱儿半眯着眼睛答道。

王老二没说话直接进了上屋。大地主杜文元刚刚起床，边洗脸边和大儿子杜耀祖商量着派工上北地割谷子的事儿。看见王老二进来了，就知道他准有事儿。他知道王老二是个很懂规矩的人，没事儿很少到上屋来。

“老二，有事儿？”杜文元关切地问道。

王老二低着头，小声小气儿地答道：“老东家，我大侄女儿淑清来了，说我嫂子病了。怕是克山病，人已经不行了，让上前屯给我嫂子娘家送个信儿。我大哥出去耍钱，一宿没见着人，孩子没招儿找我来了。”

杜文元皱了一下眉头，看样子心思很重。近段时间杜家围子已经死了二十多口人了，都是克山病。他心里估摸，刘慧娴得的也是这瘟人的病。他知道王老二这是来请假的。杜文元心想，刘慧娴是刘掌柜的掌上明珠。这方圆百里刘掌柜的是有名的面上人，自己和他多少有些来往，这个节骨眼儿必须得帮忙。就慢条斯理地说：“那你去吧。早饭做好了吗？”

“做好了，烩的黏豆包，高粱米水饭，芥菜疙瘩也切完了。”王老二敛着脸小声答道。

老爷回头对大儿子杜耀祖说：“居家过日子，谁家过日子都难免有个马高镫短的。告诉你媳妇，这两天领着家里的女眷轮班做饭。还有，告诉范驹巴把你的马备上，让老二骑马去张花牛送信儿。刘掌柜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，知道信儿不得急啥样呢？”

王老二听见老东家让大少爷把马借给自己，眼泪都要下来了，连声说道：“谢谢老东家，谢谢大少爷！”

张花牛屯离杜家围子也就十来里地儿，这个屯子共有四百多垧地，刘鸿儒刘老爷家就有三百多垧。刘家在这十里八村名声很大，不仅日子过得殷实，还有就是三辈儿出过两个秀才。在依龙镇以北、泰安镇以南，刘家可算是数得上数儿的书香门第。十里八村内，除了李黑塔屯李老爷家、蔺家粉坊蔺老先生家外，也就刘老爷家是青砖瓦房、大院套。李黑塔李老爷家的大儿子是泰安镇的警察署长。蔺老爷家除了开粉坊以外，他还

是祖传的中医。这方圆百里就老蔺家在李黑塔屯有个坐堂的药铺，连杜家围子老东家杜文元都是堡子墙的院套、黄土坯的草房。

刘老爷刘鸿儒个子很高，一脸清秀，轻易不爱说笑。用老百姓的话说，他的身上好像长着疹人毛，谁看了他不说话就敬三分。不知道是前兆还是感应，刘老爷从昨天就开始心神不安，眼皮子跳得厉害。加上本身就神经衰弱，他几乎一宿没合眼。早晨起来吃了两碗面条，他刚躺下要眯瞪一会儿，王老二就到了。

听完老二的话，刘老爷急得几乎蹦了起来。

前段日子就听说杜家围子闹瘟疫，刘老爷捎信儿让老姑娘领着孩子回娘家躲几天，可那犟眼子姑娘从小就接受“从一而终”的说教，宁可跟着王老大吃糠咽菜，也不愿意回娘家。刘老爷知道老姑娘不愿意回娘家，就是因为自己家日子过得不好，在哥哥、弟弟面前，尤其是在嫂子、弟妹面前，觉得自己矮半截。其实，刘老爷因为老闺女的婚姻常常自责，当初把闺女嫁给王老大是他做的主，自己看上了王老大长得英俊、能干又聪明。没想到这小子想快点发家迷上了耍钱这行。这几年，因为自己和王老大赌气就没咋管过他们。刘老爷明白，老姑娘要真是得了克山病，自己就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了。一向遇事不慌的刘老爷真急了，边穿鞋边喊大儿子和老儿子。

“成仁、成信，快过来！”

刘老爷一共有五个儿子，二儿子成义和四儿子成智在泰安城里开买卖，三儿子成礼在张少帅的队伍上当旅长。大儿子成仁和老儿子成信跟自己住在张花牛屯种地。住在厢房的大儿子刘成仁和老儿子刘成信听见爸爸不是好声地叫，就知道出大事了，马上跑着进了老爷子的上屋。

“你老妹子病了，老大，你赶紧套车去李黑塔屯子，接回春堂的蔺老先生去杜家围子。老五，你去高家窝棚把老顶香的姜银喜和老二神佟磕巴一块儿接上，直接奔杜家围子。再派个伙计骑快马上泰安城，给老二、老四送信儿。让人给我套车，我这就和王家老二去你老妹子家。”

虽说刘老爷急得了不得，安排起事儿来照样是有条不紊。

老大按照吩咐套车、备钱。老五成信悄悄地把王老二叫到了屋外，

问起了姐姐的病情。

“哎，二哥，我姐到底怎么样了？”

“怕是克山病，我们屯子这段儿没了二十多口子了。”老二低声低气地回答。

“你大哥呢？他咋没来呢？”

刘老五没好气地问道，话语中明显听得出来，他对这个姐夫是掐半拉儿眼珠子看不上。

从来没说过谎话的王老二红着脸说道：“他在家照顾我嫂子呢。”

“他照顾我姐？鬼才相信呢！你看着，要是我姐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饶得了他才怪呢？！”刘老五眼睛瞪得老大。

二

老秋后的乡间路要不是有几道车辙，都不能说它是路。大轱辘车拉庄稼把本来就不平的土路碾压得坑坑洼洼，根本就没有人铺垫。

刘老爷的马车左一拐右一趔，他如同簸箕里的粮食，不知道被颠了多少个来回。心里惦记着闺女，他还是嫌车慢，不时地嚷着快点赶。随着车老板子刘三子“啪啪”的鞭子声，二马车一路颠簸，不到半个时辰就停到了李善人家门前。

说实话，李善人家是有地有马的殷实人家，但门前能停上这种专门拉人的轿子车的时候并不多。李善人隔着窗户听见有人来，看见是个轿子车就知道是刘老爷来了。常言说“人敬有的，狗咬丑的”，要不是刘家老丫头住在他家西马棚，他李满堂想巴结刘老爷还巴结不上呢。他马上笑着迎出来和刘老爷打招呼。

“哎哟，是什么风把老东家您给刮来了，西下屋太小，您请上屋坐！”

刘老爷心急如焚，没有心情搭顾他，只是礼貌地招呼了一下，就跟着王老二直奔了西下屋。

土炕上，刘慧娴奄奄一息。

王老大已经回来了，眼珠子通红，脸色也不好，依然掩不住一脸的清秀。

“爸，您来了！”看见刘老爷进来，王老大迎上去轻轻地说了一声。

刘老爷像没听见一样，直奔闺女。他坐在炕沿儿上拉起闺女的手，

轻轻地喊着老闺女的名字。

“慧娴！慧娴！爸来了，你睁开眼睛看看！”说着泪水顺着深深的皱纹流了下来。

慧娴强挺着睁开眼睛，想支撑着坐起来，动了几下也没起来。一向要强的她，真的不想让最疼自己的爸爸看见自己现在的样子。她想用微笑掩盖，勉强的笑掩饰不住没有血色、憔悴的脸，反而让刘老爷感到揪心般的痛。

这时，刘成仁把从李黑塔屯回春堂接来的蔺老先生引进了屋。刘老爷“嚯”地站起身，上前抓住蔺老先生的手。

“蔺老弟，拜托了，老哥哥我就这么一个闺女……”刘老爷哽咽得说不出话来。

蔺老先生六十岁左右，白皙而清瘦，花白胡子好像是所有大夫的幌子。他走到炕头，坐在妈妈旁边的淑清姑娘赶紧找了个小枕头，把妈妈的右手拉过来放在枕头上。蔺老先生挽起右边的袖子，把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放在了慧娴的脉门上，指头在不停地跳动，微闭着双眼，眉毛时而紧皱，时而松弛。足足一刻钟的工夫，蔺老先生才把手拿了下来。范驹巴媳妇赶紧递过来准备好的热手巾。蔺先生回过头来接手巾擦着手，无奈地看着刘老爷。

“依老朽看，闺女是偶感风寒，吃上几剂药就没事了。”说着站起身来，用余光扫了刘老爷一眼，走出了西下屋。

刘老爷、李善人和大少爷刘成仁急忙跟了出来，王老大也跟在后面。走出西马棚，李善人马上抢在了前面，半曲着上身伸出左手让道。

“刘老爷、蔺老先生，请到上屋说话。”

蔺老先生坐在炕沿上凝重地看着刘老爷。老哥俩已经处了五十多年了，光绪二十一年，刘老爷的叔伯三爷老秀才刘光宗在张花牛屯坐馆开私塾，蔺先生家就每天派车接送他到刘家贴馆念书。哥俩儿一起读书写字，下课后一起玩儿。一晃儿五十年过去了，眼下，老哥哥要受丧女之痛，他真的不忍心说出实情。

“老哥哥，说实话，依我看这孩子怕是染上那病了。”

刘老爷从蔺老先生的眼神里，已经看出个八九不离十了。他还是不

忍相信自己的判断，盼着蔺老先生能够说出个意外的结论。蔺老先生把实情说了出来，他真的撑不住了，强忍着没让眼泪流出来，干咳了两声，调整了一下情绪。

“兄弟，老哥哥知道这病难治，咱也不能眼看着孩子……你还是想想办法，死马当活马医吧！”

“老哥哥，这种情况我就不应该下方子了。可我从来都把慧娴当亲闺女待，今天我就破个例。我得说实话，病能治，命难治呀！”蔺老先生很为难地说。

刘老爷激动地看着蔺先生，眼里充满了恳求。

“兄弟，你就放心吧！我要是信不着你，能找你吗？你就大胆地下药吧！”

李善人和刘成仁把靠在北墙的八仙桌子抬到了地中间，也准备好了笔墨纸张。蔺先生挽起了右袖子，在上面写道：

葛根 三钱 黄连 五钱 黄芩 五钱 黄柏 五钱 生地 三钱 甘草 五钱 竹叶 五钱 肉桂 三钱 木香 三钱 莱菔子 五钱

“老哥哥，这孩子现在身子弱，虎狼之药不敢用，这三黄汤也是解毒的良药，能否奏效，就看孩子的命了！”蔺先生把药方交给了老大刘成仁，站起身要往外走。

李善人马上拦着说：“蔺先生，怎么也得吃完饭走啊，我这就让我们老蒯杀鸡，吃了饭再走！吃了饭再走！”

蔺老先生知道李满堂是个不吃饭能送你二里地的主儿，面对人家的热情又不好说别的，就笑着说：“李东家，饭就不吃了，刘老爷今天心情不好，等什么时候大小姐痊愈了，老朽再来登门叨扰。”

刘老爷明知李善人是假装替自己留客，就没接吃饭这个茬儿，冲着刘成仁说：“老大，你派人把蔺老先生送到家，给双倍的诊费。”

“老哥哥，你瞧不起我是不是？我把慧娴当亲闺女待，收诊费不是寒碜人吗？不仅诊费不能收，药费也全免。”蔺老先生说着抬腿往外走。

一看蔺先生的态度，刘老爷没再推辞。冲老大说：“那就听你蔺叔的吧，这份情咱们记下吧！”

送走了蔺先生，刘老爷站在屋外头独自叹气。看着没招儿没落儿的姑爷，心里不是个滋味儿。他不忍进屋看闺女，怕控制不住自己。看着老闺女住的破房子，他心里头更不是个滋味儿。当初要不是跟王老大生气，自己也不能眼看着老闺女过这穷日子不管。老闺女要真有个三长两短……他不敢往下想。

这时，李善人走上前来满脸堆笑地说：“老东家，你到上屋炕上歇会儿吧，这都忙活一上午了。我让老蒯准备饭了，您先歇会儿喝点水，饭马上就好！”

刘老爷看出李满堂说的不是假话，他打心眼里看不上这个人，但人家笑脸对你，也不能不搭理人家。更何况这个不争气的姑爷还住着人家的房子呢，就给了他一个强颜的微笑。

“李东家，今天可麻烦你了，刘某感激不尽，容我日后回报。”

李善人看见刘老爷这么正式地跟自己说话，马上说道：“刘老东家，您这话说的外道了。常言说远亲不如近邻，何况从我表舅那头儿论，我和王老大还有亲戚呢。他应该管我叫舅，咱们是一辈儿的。”

刘老爷本来就心烦，更没心思听他在那儿论亲戚，就抬腿直奔了上屋。

李善人的老伴儿大面兜和住在西厢房北屋的寡妇刘桂花，忙活了顿不错的晌午饭。腊肉炖土豆做得有滋有味，咸鸭蛋直冒红油，大辣椒炒得也挺不错，还有满满一大盘子炒鸡蛋。另外还熬了一盆白菜汤，里边放了不少虾米皮子。热腾腾的小花卷也放了不少油，看着那花卷都黄了。李满堂专门烫了一大铅壶老白干。这几个菜和这壶酒，在杜家围子除了老财主杜文元，也就他李满堂不出门能办置成这样。刘老爷也为李满堂这份忙活感动，心里想人家也不欠咱们啥，有这份热情也算不易了。可眼看着酒菜，他就是咽不下去。

“孩子们吃了吗？”刘老爷抬头问王老大。

“我们家老蒯早把饭菜送过去了，您就别操心了。来，刘老东家，您能在我李满堂家吃顿饭，也算我的福分。今天我敬您一杯！”没等王老

大回答，李善人先搭腔了。

李善人的热情，让刘老爷无奈地端起了酒杯。

下半晌儿，刘老五才从高家窝棚把老顶香的姜银喜和老二神佟磕巴请来。其实早到一会儿也行，刘成信怕姜银喜和蔺老先生碰着，他们毕竟是两个路子看病的。老五故意在高家窝棚腾（音 tòng，意拖延、磨蹭）了一会儿，在他的小朋友李四毛家吃了口饭，才把姜银喜和佟磕巴接来。

姜银喜五十刚出头儿，在方圆百里名气很大。三年前，李黑塔在泰安城当警察署长的儿子李万银，从沈阳窑子里娶回来的小老婆凤仙冲着黄皮子了，三天不吃饭，不睡觉，专门喝白酒。炕上、地下乱出溜，身上的皮都磨掉了。李万银的老爹李黑塔把姜银喜请去了。姜银喜拉上佟磕巴，在警察署的后堂，点着了三张黄钱纸，把他的神鼓烤了烤，和佟磕巴一唱一和硬把黄仙给搬了下来。从此李万银在家供起了保家仙，他的小老婆凤仙再也没犯病。为了感谢姜银喜，李万银把警察署的官印扣在了神鼓上，并放话说以后在泰安管辖内，姜银喜可以随便跳神，谁也不能拦着。二神佟磕巴祖传三代伺候顶香的，是有名的老帮兵。搬杆子（跳大神在新的弟子，也就是神的代言人出马时，要用这种方式把神请下来）七天七宿不带重句的。破关（一种跳神看病的方式，神会说某某人在生来时犯什么关，需要用秫秸扎成八门八关，然后破掉，从此这个人就不再犯这个关了）的关套子炉火纯青，八卦套九宫相当娴熟，一套下来两个时辰不用歇气儿。在方圆百里之内他们是“黄金搭档”，谁家能把他们请来，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儿。一个是他们看病要价高，再一个是吃喝排场非常讲究。姜银喜不论到谁家，炕上必须要铺上一抔厚的褥子，没有八个菜不开饭。佟磕巴平时说话磕巴，一跳起神来一句不带磕巴的。他从来不喝酒，但必须得抽洋烟，得是抽哈德门牌儿的，一般人家请不起他们。老百姓越传越神，简直把这二位说成了神的化身。

刘老五把姐姐有病的情况一说，姜银喜拘于刘老爷的面子，二话没说，赶紧打发他二儿子去请佟磕巴。自己忙着准备家伙什儿，就和刘老五赶往杜家围子。

跳大神的特别讲规矩，给谁家看病必须先进谁家。姜银喜和佟磕巴